

文化部优秀专家系列报道之四十七

驰骋在精彩的艺术王国

——记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邓宝金

毕长江

1.获得国际金奖最多的人

1972年,14岁的邓宝金被济南市文工团杂技曲艺队破格录取。顽强的毅力和起早贪黑地刻苦训练,使她成为同批入团学员中的佼佼者,最早一个登上舞台演出。

1976年,她被山东省选拔进京参加全国杂技调演,她主演的《叠椅倒立》等节目以优美的造型、舒展的身姿,受到好评,引起全国杂技界的关注。之后,她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1981年在第一届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杂技节目汇演中,她主演的《蹬板凳》和《软技造型》节目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1984年在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得银奖;1986年受文化部派遣赴英国参加第十一届世界杂技锦标赛,她主演的《蹬板凳》节目以99分的成绩,打破赛场最高得分记录,荣获世界团体冠军“英航杯”和“特技项目对抗赛”冠军金牌;1987年又在“法国

第十届世界明日杂技马戏大赛”中荣获金奖;1991年在朝鲜第九届四月之春国际艺术节演出中再获最高奖。

邓宝金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获得国际金奖最多的人。30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她先后表演了《转台叠椅造型》、《高台定车》、《晃板》、《顶杆》、《魔术》等10余个节目,她高超的艺术造诣为杂技界所折服。

1982年,邓宝金伴随着济南市杂技团第一次踏出国门,见证了济南市文艺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一刻。迄今,邓宝金先后出访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说:“我是个幸运儿,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文艺事业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给了我展示才华的舞台和机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的文化使者而骄傲。”

2.那一刻她终身难忘

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意味着危险,将可能伴随着她的一生。1984年,文化部选调邓宝金主演的《蹬板凳》节目进京参加国庆35周年演出。在北京饭店,特别为各国驻华使节安排了专场演出。但就在这一天的白天排练节目时,板凳突然倒塌了,悬在半空中的邓宝金猛然感到肚子像是被钢丝绳保险绳狠狠地勒了一下,顿觉腹中隐隐作痛,但她没有吱声。直到回到驻地,她刚刚咽下第一口饭,不由得发出一声惨叫,四肢抽搐昏迷过去,待人们把她送到医院抢救过来时,离演出只有3个多小时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杂技处的领导犯了难,因为这种重大场合的演出是早就策定好的,一旦改变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外事工作的形象。令人意外的是,醒来之后的邓宝金却轻声地说了一句:“不要紧,我能演。”

在领导和同事们担忧的眼神注视下,邓宝金微笑着缓慢地走上舞台,“劈叉、单臂倒立、后手软翻”,动作一个接一个,起伏跌宕,眼看到了8米高空,只见她双脚站在只有18厘米宽的板凳上,完美地做出了“弯腰倒勾花”

4.带领剧团走出困境

2000年,邓宝金走上杂技团的主要领导岗位。然而,此时正是剧团的低谷时期,欠着养老保险和税不说,屁股后面还有一群人在追账。资金匮乏,人才老化,市场狭窄,节目陈旧,拖账欠债,观望迷茫。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这个演员出身的团长,看她如何收拾眼前这个陷入困境的剧团。

邓宝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生存。”于是,她首先统一全团人员的思想认识,一方面抓管理,要效益,同时全方位、多渠道开辟演出市场,改革创新节目,积极

——演出成功了,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有的知情的同事止不住流下了热泪。然而,就在她最后一个后空翻下来准备谢幕时,她再也站不住了,晕倒在舞台上。观看演出的外国友人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主持人上台告诉大家,邓宝金是如何带病坚持演出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89年,文化部再次选调《蹬板凳》参加深圳、珠海国际艺术节,接到通知时偏巧邓宝金已怀孕两个月,时间紧迫,邓宝金没有提出任何困难,默默坚持着每一场演出。不料,一次演出时,板凳突然从中间折断,眼看着板凳就要掉落砸向底下躺着蹬板凳的演员,危机时刻邓宝金不顾一切用手脚钩住四条板凳,而每条板凳的重量都有十四五斤,再加上她本人的体重,全部勒在腰间细小的保险绳上,助演着急地在一旁直喊“快扔了板凳”,但邓宝金看到下面还有人没有躲开,如果松手有可能砸伤下面的同事,于是,她选择了抱紧板凳,直到保险绳把她放下来。幸运的是,这次没有发生意外的后果……邓宝金的演艺生涯给了人们如此太多的感动。

培育新人,优化整合资源。在她的带领下,杂技团的全体演职人员携手渡过了难关。短短几年,剧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年,剧团推出的《空中彩绸》节目先后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和巴西第二届国际杂技比赛中荣获空中节目金奖和评委会最高荣誉奖;随之《心之攀——转台高椅》节目在摩纳哥第17届国际青少年杂技比赛中打破赛场得分记录,以满分夺得“金K奖和公主杯奖”。2006年该节目又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青少年杂技马戏大赛中荣获“金象奖”。

近几年来,邓宝金先后创意策划



相关链接

邓宝金 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文联副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党支部书记、团长。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届中国杂技最高荣誉奖“百戏奖”暨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荣获“首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艺术突出贡献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孩子们都是她的“宝贝儿”

杂技团里有很多孩子,他们就像邓宝金当初一样,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学艺。在平时练功和日常生活中,邓宝金总是亲切地喊他们“宝贝儿”。30多年的摸爬滚打使邓宝金深谙杂技的门道,也塑成了她直率干练的性格。她很清楚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要付出多少艰辛与汗水,所以看着这些十几岁就走出家门开始练杂技的孩子们,她真真切切地疼在心里。

“人们都看到杂技演员在国外演出很风光,可这些演员在荣耀和风光背后日日夜夜练功付出的血与泪,和他们身处异乡、撇家舍业出国演出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道。”此时,刚强的邓宝金眼里

流露出来的是母亲的慈爱。“做杂技这行,每一天不知道谁又会意外受伤,风险太大了。”她经常担忧地说。

爱之深,才会责之切。每当看到“孩子们”种种令人不满的表现时,原本性子就直的邓宝金会像妈妈一样表现得非常着急。“现在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浮躁,有的孩子刚转正,演出还没有见成果,也没做出多大贡献就要求涨工资;有的孩子练功不努力,却一心想着多挣钱,最好天上能掉馅饼,可天底下哪有这么多的好事啊!”尽管不时地有的孩子惹她生气,让她着急,但在她的心中 and 嘴上,他们仍然是她的“宝贝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邓宝金倾力打造的“京剧意象杂技秀·粉墨”主题晚会,将国粹京剧与国宝杂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接连演出了100余场,在全国杂技比赛中荣获主题晚会类银奖,在全国杂技界引起很大反响,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许。有观众盛赞这台晚会是“美轮美奂、视觉盛宴、心灵震撼”。该主题晚会目前吸引了多家外商和国内演出商正在与之洽谈合作。如今,济南市杂技团的演出已经成为省城文化市场的一大亮点,而杂技更成为泉城人引以为豪的文化交流名片。

青藏高原上的雪莲花

张 悦

扎西顿珠在西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只因为当地电视台经常播放他表演的节目,还因为多年来他一直下乡为百姓演出,其精湛的演技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被亲切地称为“青藏高原上的雪莲花”。

扎西顿珠是西藏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多才多艺,能唱歌、会跳舞,当主持人、演小品、演电影、拍电视剧,样样拿得起。

我能演戏吗

扎西顿珠出生在拉萨郊区,年龄不大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下地干农活。12年的务农生活,使他同农牧民兄弟充满了感情。他回忆说:“当年我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经常为农牧民兄弟们用藏语念报纸,不少新闻是被我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出去的。”

1977年,他以卖酸奶、牛奶为生,贴补家用。终于有一天,他决定和父亲坐下来认真地谈一次话。他希望能离开农村,去学习有用的知识,或者找一个单位工作。父亲开始不同意,但最终他还是说服了父亲。

1997年春天,西藏歌舞团和西藏话剧团到他的家乡招演员,有相识的人推荐扎西顿珠去试试。没想到,两个单位考试他都合格了。当时,他面临着选择。扎西顿珠说:“从自己的特长来说,唱歌肯定要比表演更得心应手,话剧相对比较陌生。虽然话剧团考试合格了,但我能演戏吗?自己心里也没底。”这时,他想起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农奴》里,很多角色都是由西藏话剧团的老一辈演员演出的,他们大多出身于西藏贫苦农牧民家庭,有很多人当过贵族的佣人、家奴。有的从小被迫当“差巴”——在寺庙里当苦工,有的从小失去父母、流落街头,可以说在他们许多人身上留着皮鞭的伤痕,在心灵深处又戴着奴隶制强加给他们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所以他们演起电影来令人印象深刻。“我从心底里对这些苦出身的艺术家们充满崇敬,而且深感学习的重要。所以,最终我进入了西藏话剧团。”

一切从零开始

1962年8月,西藏自治区在上海戏剧学院培养的第一批话剧演员的基础上创建了西藏话剧团,话剧艺术在西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许多第一届藏族表演班的学员后来成为了西藏话剧事业的栋梁。时隔20年后,上海戏剧学院再次受文化部的委托,办起了第三届藏族表演班,扎西顿珠是这一届的学员。第三届藏族表演班与第一届、第二届藏族表演班不同的是,苦大仇深的农奴和文盲少了。

扎西顿珠回忆说,他们班一共有

30个学生,分别来自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地区,有农牧民、矿工、手工业者,只有少部分是从学校里招来的,最小的14岁,最大的23岁,很多人都不会说普通话。1977年3月,扎西顿珠和这些从没有离开过家的同学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由于文化程度较低,他们普遍对学习缺乏信心。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们对这30位藏族学生关爱备至,扎西顿珠说:“当时相当于4个老师教1个学生,从汉语拼音开始教我们,每天学习28个汉字,晚上老师还让我们默写,这样学习了半年左右,大家就都适应了。在上海戏剧学院度过的这4年时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藏族同学之间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让我难忘,那时的一些汉族同学直到现在和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1981年第三届藏族表演班毕业演出的大戏是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带着这部戏到北京汇报演出,并参加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30周年活动。6场演出轰动了首都文艺界,大家说,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带来了一台好戏,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农民演农民

扎西顿珠从上海回到拉萨后,继续在话剧团工作,“感觉生活很充实,有许多事情干,有戏排。尤其是话剧团的老演员对我们年轻一代特别爱护,那时话剧团排了很多藏语的大戏,我们都成了主要演员,在舞台上的实践也使得我们迅速成长”,扎西顿珠说。198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到拉萨来拍电影《女活佛》,在话剧团里选择了扎西顿珠做男主角,这是他第一次“触电”。跟剧组拍戏很辛苦,从阿里、甘孜一直到云南的西双版纳。由于是第一次拍电影,扎西顿珠不知道怎么玩,导演对他说,你在上戏学习过,又在西藏话剧团演过这么多戏,女主演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你更应该作为他的表演老师教她才对。

1995年扎西顿珠在文化部第五届文华奖评奖中荣获文华表演奖;1997年因主演《班禅东行》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作为西藏话剧界的唯一代表,扎西顿珠获得“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工作者”称号。

“无论在话剧还是电视剧里我都喜欢演农民,尤其喜欢下乡演出。”扎西顿珠真诚地说。2008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组织开展的话剧小品下乡基层活动,扎西顿珠都积极参加。西藏话剧团的演员们在20多天时间内到最基层为群众表演了40多台节目,极大地丰富了基层农牧民的文化生活。“那就像回家的感觉,话剧现在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扎西顿珠说。

青春 飞扬

从玩泥巴的孩子 到青年雕塑家

张 敏

■ 在泥巴中寻找艺术灵感

纪峰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单调的童年因泥巴而有了色彩。在家乡,那是一种被称作“胶泥”的土,因为有黏性,成就了孩子们做泥塑的快乐。纪峰很喜欢捏各种小动物,而且他捏的小狗、玩具手枪总是格外逼真,经常得到大人的夸奖。当他渐渐长大,同龄人已经丢掉泥巴时,他对泥塑的感觉却已不仅仅是一种喜欢了。他12岁时捏的男孩像至今还保存在他的家里,现在看来仍然灵气十足。

1990年春天,纪峰来到北京参加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专业考试。得知敬仰的韩美林老师就住在学院附

近,纪峰跟随朋友一起去拜访。韩美林在安徽是很有名的大艺术家,纪峰并没有把这次拜访想得太复杂,作为一个学生能去见一见韩老师已经是很好了。纪峰揣上自己捏的泥塑的小照片,期许着得到一些指点。也许正是这份勇气和他作品中透露的灵气,让韩美林留下了这个未经过任何专业学习的年轻人。

在韩美林工作室的8年,纪峰这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得到了韩美林的言传身教,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从最初的平面草图到一件青铜雕塑的完成,要经过创作构思、做小泥稿、推敲、放

大、焊架、上泥、翻制、烧制、浇铸、安装等一系列工序,纪峰一丝不苟,学得很踏实。在韩美林最擅长的动物雕塑方面,纪峰受到了很大启发。8年中,纪峰协助韩美林老师创作了多件室内外雕塑作品,其中包括室外的大型作品《天下第一牛》、《天马腾飞》、《雄鸡报晓》、《盖世金牛》等。韩美林不仅在雕塑和绘画上给予他指导,同时对纪峰进行了艺术思想上的启蒙。在《纪峰雕塑选》的自序中,纪峰写道:“经过大大小小雕塑的原创作,让我从实践中学习雕塑,懂得雕塑,走向雕塑,爱上雕塑。”最终,他从玩泥巴的孩子成为了雕塑家。

■ 为名家塑像



纪峰创作的书画家启功肖像(石膏)

纪峰家的小院摆着大大小小的雕塑。走进前厅,是摆满雕塑的小工作室;进到客厅,环绕的仍然是雕塑。每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纪峰都会在工作室创作,不仅要熟能生巧,达到技术上的熟练,更重要的是时刻保持创作的感觉。有时候出门坐城铁,纪峰也会留心观察周围的人,他们的一颦一笑和相貌特征能给他带来创作的灵感。这样一个整天生活在雕塑世界里的人,有了这么多作品,他却挑不出自己最满意的一件。纪峰解释说,一件雕塑作品好与不好,在于局部细节是否逼真,更重要的是整体意象的塑造和神韵的表达,这也是雕塑的难点。这些年来,纪峰一直都在创作,而艺术思想的成熟需要时间和实践来磨砺。

给相声名家姜昆做雕像,前后共做了十几个。第一个雕塑刻画了他的笑,但姜昆说,相貌确实很像,可这种

笑是舞台上职业性的笑,并不能全面表达人物的感觉。后来,纪峰在家里看姜昆的相声录像带,翻阅了很多资料,又做了几个泥稿。其中有半身的,有着长袍的,有表演中的,有生活里的……最后选定的雕像抓住了姜昆表演时一瞬间的表情,这是最传神、最深入人心的一种状态。姜昆看后很满意,称赞这就是“大众心目中的姜昆”。

在创作中,纪峰一直追求每件作品都达到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做季美林雕像时,他先后否定了十几个泥稿,为了表现出季老作为一位大学问家所应有的气度和精神状态,他多次登门拜访,通过聊天,观察季老的神态。他还买来季老的书,了解他的文学思想,体会他的内心世界。由他雕塑的季老身着中山装的青铜像,如今已安放在北京大学。季老也自此与纪峰结成忘年交,并亲切地称他为“纪峰小友”。

■ 探索中创新

随着年龄的增长,纪峰对艺术的想法逐渐成熟起来,他想创作自己的作品。1998年,纪峰选择了离开韩美林工作室。最初的日子,他感到十分迷茫,有了时间和自由,反而不知道朝什么方向走。这时,纪峰的另一位恩师冯其庸先生给了他信心,他开始在人物造像上下工夫。渐渐地,纪峰开始有了自己的作品和创作方向。

宗教雕像是纪峰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雕塑艺术和西方的解剖学、透视学。作品力求中和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这是他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尝试。他家的客厅里,摆放着汉代的陶俑,最显眼的莫过于中央的一座石膏佛像。佛像是纪峰于2001年创作的,净高1.3米,底座有1.5米。其发型、头饰是宋辽时期的,飞天的构想则来自北魏。

纪峰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种感觉。他说,艺术家要学会用手去感受,用手去创作,用心去感受。恩师冯其庸曾带他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址,一再告诫他要向民族民间的传统雕塑学习,特别强调向古人学习,学习古人的文化精神气质。

和纪峰谈过去,他总是轻描淡写。他关注的是现在的作品和以后的作品,正因如此,他总是很忙,忙着雕塑,忙着绘画。“我喜欢法国的罗丹,希望有一天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世界认识中国的雕塑艺术,把东方美展示给全世界,这可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但这是我最大的梦想。”